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陳山琨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十二

宋 釋普濟 撰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為書生年二十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

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
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
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
知識敢裨貶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
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
謂師曰揚大年内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
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
門請年曰真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

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
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
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
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
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
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
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
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

上挂燈球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
叅年曰三脚蝦蟇跳上天師曰一任踣跳年乃大笑館於
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
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
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
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
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
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

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腳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為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為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

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
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
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底句師曰重疊關
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真師子
兒大獅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腳踏倒又
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
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
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槲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

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
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叅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
為恨故師依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
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
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為讓今偶欲之
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豎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
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曰喝一

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
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
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
不顧斫手望扶桑上堂雲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
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涌西沒
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
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曰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問

開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永
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伏鑊鄒劒擬取師頭時如
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
諶禪師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
登其門者佳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
敝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
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

曰汾洲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數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為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興臨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軀為法者集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

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即出來對眾出氣看如無道吾為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忝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

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憂謂衆曰
昨日作嬰孩今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
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
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
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叅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
衫生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
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
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

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因同道相
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上水燒鼎洞
中樵珍重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
曰來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將來時如
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
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
旨如何師曰家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
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究達人之

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路逢劒客須
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慮忘
緣巧說不得祇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
是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未明
以何為驗師曰玄沙曾見雲峰來曰意旨如何師曰一
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
犬有馭草之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
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長人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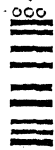
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去騎牛卧牧
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即不問你諸人脚跟下一句作
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
稠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
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
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來夢見在
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
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閒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

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
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婆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
坐磐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上面住興化祇見
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蒲湘猿啼
嶽麓絲竹謠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
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
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
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即不問如何是直截

根源師曰柳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即肩挑雲水
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為甚麼張弓架
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
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
著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個儻分明
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
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
天已明鼓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

有卽尼乾歡喜無則瞿曇惡發久立珍重問磨礱三尺
劒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
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
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
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拄上齶也師噓
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麼示徒偈
曰黑黑道道道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挿劒一口以
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劒邊每見入室卽曰看看有至

劔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曰勝
僧堂作此字



几拜拙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

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叅師聞而笑之寶
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
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
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
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艣棹
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

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
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
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
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
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
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歎久之師哭
之慟臨塋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
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噤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柰何

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為汝正之以手整之
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
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通鑑
則平河
東在太平興國己卯據佛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
辰以壽數逆而推之則雍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所載
恐失
考證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為衡陽太守
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剎宛若夙居緣
此出家遊方叅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

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
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烏嘴魚腮
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
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
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
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即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尅
時尅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點
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手攜書劔謁明君曰如

何是賓中主師曰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
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寰宇
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猫兒戴紙帽曰出水後如
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椎豎拂即不問瞬目揚眉事
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
雨雪貧家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
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吞却拄杖
子衲僧到這裡若也擬議劒梁落膊輸降款鐵作胸襟

到海隅擊禪牀下座上堂見聞覺知俱為生死之因見
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躑南北東西且無
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叫上堂
山僧今日為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裡打坐珍重
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巔頭飛綠水潺潺
澗下急東湧西沒一句即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
生道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口是
合口過輕舟短棹汎波心蓑衣箬笠從他破曉上堂十

方諸佛是箇爛木樛三賢十聖是箇茅溷頭籌子汝等
諸人來到這裏作麼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
來正法輪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機槍猶是功勲邊事君
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
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
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
謝之上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打
俊鷹快鷂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攬蜺撈蝦有時一棒

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蟇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曰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為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髏峰後即不問汝諸人馬銓裏藏身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上堂

進前即死退後即亡不進不退又落在無事之鄉何故
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要與
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
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
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
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
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鰥形國裏誇服飾
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山僧因看華巖金師子章第九

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
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
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
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
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
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琅
邪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纔陞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乾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

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
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
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
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
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天寒日短問心法無形如何雕琢師曰一丁兩丁曰
未曉者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
轟宇宙通知音繞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

鞍橋作阿爺下領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
頭奔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
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
慕西秦上堂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
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蝦蟆上堂三
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奴
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
是佛師曰鋸解秤錘上堂大衆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

是打標不辦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班立從頭第二
鬢毛斑為甚麼不道第一鬢毛斑要會麼金葉銀絲成
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上堂衆集乃曰為衆竭力禍出
私門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巖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
水滔滔在嶺西擊禪牀下座示衆擎起香合云明頭合
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不得且合却下座問如何
是為人一白師曰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
凸上堂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餒嬰孩他時好惡

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埃擊禪床下座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短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膝頭穿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問作麼生
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
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
少年翫盡天邊月潦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
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

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

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邪問侍者
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
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
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
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
宇邪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州西菴菴主曾見明
招主舉頌曰絕頂西峯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
起兩重光師曰如何是兩重光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

欽定四庫全書

正德庚午
卷十二

十八

沒師曰蒼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盞油難盡師曰
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
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曰如何
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條然獨任真曰如何
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釋
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
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

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為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畱朕迹直饒

論其頓近其常也是抑而為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

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
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撼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
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
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叅

遇後住
法昌

問菴主在麼師曰

誰曰行腳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師曰恰值菴主
不在曰你聾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趲出遇
次日再來師又趲出遇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
曰行腳僧揭簾便入師攔胸搗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

原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
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
是菴中主師曰入門須辯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賺
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
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
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餠餅
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
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

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
又往省之少畱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
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
覽笑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晚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曰
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照
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
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

已涉繁詞遠磨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
為他閒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琅邪邪問埋兵掉闔未是作
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
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
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
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
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

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牆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中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即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彼現那叱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如何

是真法師曰夜聚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劔師曰觸不得
曰用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日叅禪此
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曰去後不留
蹤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燃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
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出口
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賣扇老婆

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觥粟曰宮商角徵非闕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

家幼為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其僧
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
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
曉吏事故號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花別
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
輓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迴然開祖胃三玄戊甲振叢林
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
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

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
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
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
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
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
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
速道速道王因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更莫論古話今
祇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

事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
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
遂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即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
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
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抵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
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幹所以道肥邊
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竈而時時頭撞休
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

那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
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為虛誕今日見
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
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
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
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
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
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

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且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幙千家
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與義
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
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寶帶
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
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
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

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腳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即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

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
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
流浪生死六根為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
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構取好喝一喝曰叅上堂寶應門
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生是出身句若道不得三十年
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意師
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即乖

見佛即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
曰寬處寬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
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人不會師曰兩下泥
生

神鼎諶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鳥
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日重陽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嘗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
持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
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
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
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墜子師曰

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
愈疑駭一日忽普請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隱曰雲
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
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
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
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為藥語為病語師曰是藥
語隱呵曰汝以病為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
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為病實未喻旨隱曰妙

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礙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蹣跚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

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此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會念佛也無師曰不會念佛曰為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污人口上堂衆集定脊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為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勸人放開骼蛇手與汝所却繫驢橛

駐意擬思量喝曰捏捏參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抵
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
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啣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
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
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
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錘井底忽然
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笑三腳獼猴差異
猴上堂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

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
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
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如何是向外去底
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
師曰自從遊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
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為塵曰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

欽定四庫全書

王財有元
卷十二

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院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筭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鉤又曲鉤又香奔湊猶如抱蜂王因聖這裏鉤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

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柱
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
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馱曰拶出虛空去處
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鬼哭雪壓鶻鶻吟問和尚未見
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
師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己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佛

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為隣嘗曰羊腸
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
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
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舶船過海赤腳回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
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則好
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因隱便打師

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
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句請師
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鼻大
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即
也大奇便下座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
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為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填凹就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船主未曾逢問如何是末上一句師

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句為誰宣師曰土鷄瓦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
舉叅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若到諸方
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
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室次
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
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鑛鐵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

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
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
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箇中都方接塵談遽
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
的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
寒公曰恰直今日耳聵座曰一箭落雙鵬公曰上座為
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
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

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

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也是
弄精魂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叅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但
得隨處安閒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
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閒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
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閒如人在村落
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

上殿旨後為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菴子來慧曰道者我有菴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叙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曰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軒撼之驚覺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

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
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畱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
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
召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舉
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譚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
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腳瘦草
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

身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恁麼則昔
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
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眉
長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噓
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踉跳汝州廣慧德宣
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

氏吹塤伯氏吹簫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埏裏坐地不打閻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叅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辯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抵彈指也慧

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
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
虫相齧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
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
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踣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
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
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翰
林曰病夫夙以頑蠢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

國之遊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剏心之有詣牆面之
無慙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
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
痾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辯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
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
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
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
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丈嗣馬祖祖出

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暇或坐
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
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
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
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叅尋如雪峰九上洞山三到投子
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檗雲巖多蒙道吾
訓誘乃為藥山之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
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

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鰲峯也欣幸欣幸公問廣慧曰
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
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
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
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
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回
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
知柴重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

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盃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為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槌胃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即至公已逝矣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叅慈明因之金鑿同
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真楊岐會皆推伏之
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
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
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
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

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
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
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
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
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
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
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巖日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

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饑逢王膳不能餐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即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籃即不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山雨

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天下有守
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
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
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
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
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頻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
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
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

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
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
得把得動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
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叅上堂舉僧問巴
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
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
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
諸人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

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舌至梵
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詰侍
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為乃爾師熟視訶曰汝
亦作此見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
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
七歲為僧十五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

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眞法器耳俾爲侍者二
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蘇
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
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
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
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眞道廣每尋緣起
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
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

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初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餒驢餒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公慟哭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

唯食已實孰具嗣之我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峯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汎船塞北人搖舫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牕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毗齒頂不壞

上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為甚麼見拈花却
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
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既是一真法界為甚麼却
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
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數
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茶須是百沸湯曰
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

地白牛師以火筋挿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
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為甚麼却有病
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
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
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喚作
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
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為宗無住為本真空為
體妙有為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

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
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
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
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
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踣跳古佛鏡中明三山
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
佛殿階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腳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
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
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
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淆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
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
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
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
黑曰如何是真如用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

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裏蹠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蹠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歎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上來師曰聖僧道甚

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最好精麤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

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
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
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曰
圓後如何師曰到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黑漆
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巖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
妻祇解撈鰕捭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

斷絕大衆要識叢公妻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
人注破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有錢千里通曰
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釵問達磨未來時
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
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效未
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為達士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

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
普請人人知有南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
會有眼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刹竿
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如何
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
磨坊裏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麼笑他鵝鵲沖
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妳金剛背上爛

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叅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門一答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為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吐

潭州大瀉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

思量箇甚麼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賢貶向無
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
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麼
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甌頭瓦片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冤不可結問如何
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

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
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猢猻忍
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
如何師曰白日無閒人曰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問
握劒當胸時如何師曰老鴉成隊曰正是和尚見處師
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
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
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
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
堂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
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為甚麼擔不起師曰
大道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
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
惟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鬚霜髭九
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

千擲筆而寂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厯八年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迫出青霄外萬仞峰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任

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迴流光影
不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
龍吟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啟如何報
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
跡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
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
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乘精
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

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卽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
御批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琅邪覺禪師法嗣

蘓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
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淚痕問
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
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
敲石鼈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閭老呵呵笑參上堂

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
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若體叅堂去上堂
鶯聲鬧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鶯鶯飛入蘆花叢雪
月交輝俱不及吽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
箇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
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導師曰單著布衫

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鰲釣魚竿曰恁麼則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盞夜明燈

簾外數筵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
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贈三椎問如何是
佛師曰畱髭表丈夫問奔流渡力疾皎過風未審姜山
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
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
鷄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
為客且望闍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
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

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汝諸人飯
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酬上堂不
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為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
罵豐干這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九州百粵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錦問如何是大善知識
師曰持刀按劍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
是異類師曰鴉巢生鳳上堂摩騰入漢肉上刻瘡僧會

來吳眼中添眉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
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
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卧以拄杖擊禪牀一下問如
何是無相佛師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
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闍
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
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
何是祖意師曰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

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師曰松因
有限蕭疎老花為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
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峰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劈
曰如何是解脫師曰衫長袴短問諸聖不到處師還
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

師曰柴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二丈兔角長八尺

真州真如院方禪師叅琅邪唯看栢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琅邪可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
有省即出家叅琅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時住
興教擢為第一座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刁景
純學士守宛陵衣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
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夜夢牛
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刁舉所夢衣大笑刁問其
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
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

天出世後為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鷄足峰前風悄然宗
曰未得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
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
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
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
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得更
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為僧即出峽依琅邪

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琅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
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
俄郡守憲師不為禮窘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
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
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
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
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
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雲曰

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

蓋與相別一年方死

雲曰甚

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為驗曰爹爹媽媽明日

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

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

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

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

敲空擊木

木二作竹

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

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固知攸往聞琅
邪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
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
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中瓶琅邪謂曰汝宗不振
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介也乃如教
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
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
等經盛行於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曰
大家相聚喫莖齋若喚作一莖齋入地獄如箭射便下
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
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趣力健何不為衆乞食我忍
飢不暇何暇為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
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
為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

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

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
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
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問如
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裏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
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
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
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問業莫謗如來正

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冰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擊禪床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翠巖這裏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

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
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
為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
法身而為體祇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
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鬪額
若也不會單重交拆上堂草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
是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
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

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
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
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腳良久曰東勝神
洲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
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
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
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踣跳入
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叅

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齧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即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陀巖上清風起瞎驢趁隊過新羅吉獠古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

掌鉢孟向香積世界為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
頭上為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
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
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
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昧音抹以
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回未
出輪回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回無有
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辯圓覺良久曰荷葉

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以拂擊禪牀上堂古人
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是眼拈拄杖打禪
牀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即不問你且道婆竭羅龍王
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
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胃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
小叅舉百丈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
不知入衆叅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
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

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
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為旺化中間孜孜為道者無一人
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會各
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
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
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
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
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

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
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
長河為酥酪供養上座未為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
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拽耙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
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
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縑田無
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蘓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

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師曰一釣
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曲須
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乖目
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挂人
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

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
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鼉鼻謾指蹤由北
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錯七
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叅恰
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之鷹混迹塵中未是
鷖豬之狗何異趂坑墮塹正是避溺投罝如斯之解正
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覩
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郢州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師曰檻外
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啓也師曰師子齧人
迺曰聞聲悟道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
鼻一出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
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朝裝
香暮換水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河北

驢鳴上堂拈拄杖曰柳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聾人既得聞瘖人亦解語指白石為玉點黃金為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录禪床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搯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曰畢竟

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荊門軍玉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
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
打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在目前僧
曰為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拳僧曰學
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舉

古談今淹留袖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
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彌祇重半
銖若辯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
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
主師曰寰中天子勅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
令乃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
辯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

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
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
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曲
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令
若行千峰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
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已讓人遂使春糖

答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畬粟米飯一桶沒鹽
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
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飲氣目連鶩子
且不能為為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邪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
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
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

這裏方許你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為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丘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麼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好
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
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如何辯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
舉上堂天平平等故常覆地平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
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
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為諸人說平
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

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

金山穎禪師法嗣

潤州普慈院崇珍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長老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坐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曰這僧從浙中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
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輝師
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宗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
熱鑊上猢猻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
燈掃地曰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
麼交涉師曰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
是殺佛祖底劒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尙劒師曰

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
生師曰兔子望月曰如何是注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
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咄咄咄海底魚龍盡枯
竭三脚蝦蟇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
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踣跳入燈籠裏即
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拖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
也是獼猴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曲蟾穿靴然雖如此
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真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綱提綱正綱了禪見經師曰為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原來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中著翳玄沙

感指體上遭逢不知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
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
好去良久曰且莫刻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
于世

蘓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
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為
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
看泥牛關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
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
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
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
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
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
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
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

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
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
公因措觀起堪其胷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
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觀
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惜
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洎洎汴水隱隱隋堤師其
歸矣箭浪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蘓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
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
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岳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
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為師子

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
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
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
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
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
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
家流祇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

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
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
師曰怕曰既是善

麼差異畜生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真禪師法嗣

潭州大為慕喆真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州庭
栢意旨如何臨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

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告曰十載走紅塵今朝
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
裡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猪疥狗曰如何是
山裡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一句師
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豎
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
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
叅所以道放行也但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

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
佛道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塹今復轉最妙
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
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刺刺是
甚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柱
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
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
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

了期直饒向這裏倘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
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
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澹泞水
注滄溟萬法本閒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
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
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
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
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捫脫丘慧光即不然一釋迦二

元和三佛陀總是捥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
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
舟曾向五湖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
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即今在甚麼
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誰人
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
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
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劔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

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
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
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
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
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為你諸
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
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
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舍利針許大如豆目睛齒

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南嶽西林崇粵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挂上齧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猶瞋睡曰謝師答話師曰再三啟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邵州丞熙悅禪師撫之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
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覲
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雙峰回禪師法嗣

閩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領
曰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錦屏天下少光國世
間稀師曰退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蘓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
問祖師意連擲兩三拳大衆且道為甚麼如此不合惱
亂山僧睡

雲峰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
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等諸
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鼻味有舌因甚麼却不會良久
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咄僧問大衆雲

臻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閘市曰恁麼則草偃風行去也師曰萬里望鄉關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進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剎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艣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為驗未審此間以何為驗師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盡
在這裏跣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
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卓一下
曰蘓蘧蘧

興化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上堂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
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

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思入無為真實
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
為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
錫掌拓龍孟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
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
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為母說法
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即今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
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滅

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為甚麼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以手捉臂曰蒼天蒼天

玉泉芳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遼天鷲萬重雲祇一突是甚麼咄師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髮再生

南嶽下十三世

大瀉詰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為人總
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
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
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門門
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拍膝一
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盤山示衆曰似

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
恁麼說話大似抱賊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兇
活捉獐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
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了問我手何似佛手師
曰金鑰難辯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
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

中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斫額底未問龍眠
老古雖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
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
或未然寶峯不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
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達磨
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畱
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
僧無語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

底身僧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
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尚近日尊
候如何師曰土地前燒二陌紙著師常叉手夜坐如對
大賓初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
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為蘭布裨有擬草庵歌一篇
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末金人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
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

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
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焰一
起流光四騰酋跪伏灼膚者多火絕得五色舍利併其
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
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
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為山嫡子智海親孫也師曰却
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擲影徒
自勞形當面拈來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泊合
錯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
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
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栢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寶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

平地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侍真如晚居為山真如菴忠道者
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
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為甚麼
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
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雲竇雅禪師法嗣

衡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問僧父母

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即打出或曰達磨在
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
切衆生祇為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
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
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
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為奇特何故

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吐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
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
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椿
打拍淨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師曰
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別有為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
僧曰不會師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上堂德山棒

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市市燈籠踣跳過青天露柱魂驚
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
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現文
殊仗劒又如何師曰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
和尚今日以何為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
何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鹽醬年
來事事足畱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煮晨粥晨粥一

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鉋墨曰恁麼則耀古照今去也
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
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
珠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蹠菴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拄
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
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
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衆曰虛空翻筋斗向新
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劍上堂
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閒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
了亡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

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冰陰影門翻魍魎虛空縛殺麻
繩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下
三心徹祇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來答去火迸
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翻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
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花驚嶺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
當金粟那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
格外相逢始解就中穎契還會麼一曲寥寥動今古洛
陽三十六峰西上堂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却悟大

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
甚麼作悟底道理兎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
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
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
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蛉
成螺羸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一念心
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佛殿懷禪師曰但
恁麼信去喚作腳踏實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

僧恁麼舉了祇恐你諸人見鬼放鷹刻舟求劍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舉汾陽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為汝諸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強生節目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填井傍若無人山僧今日為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強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

似師同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
陳公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
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
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
萬德莊嚴方名為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
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為正說
若不能入是為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
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

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
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
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
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
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
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
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
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

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
無不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
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
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
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
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
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為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
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

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十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
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惟心萬法唯識四時
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
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
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
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
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
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

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指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剗定不犯鋒棱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

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覩著寒毛卓豎會麼喫茶去僧
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
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
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虫曰祇如洞
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
師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
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

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
三峰峭壁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
施設師曰空手擒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出難辯上
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剎覲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
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
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水掀轉
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
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麼上來墮
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為若也不去不來
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
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
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修山主曰不壞未審孰
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鰲人狂狗

盡逐塊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
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某來處師曰湖
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人天眼目某在大瀉
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
月朔沐浴跌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
天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踣跳過流沙奪轉
梵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

鷓鴣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無鐺鑠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叅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

為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為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
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為禪迎
為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為山子正為
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
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紫
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為吾
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為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
修答聲絕而化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
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
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
師擬議潭便打忽頻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
曰怕寒懶剃髻鬆髮愛暖頻添楮拙柴破衲伽黎撩亂
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為僧徑趨叢席侍
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叅有云一葉

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師聞領旨潭為證據後
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列刹迎禮不就
嘗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香稻啄殘
鷗鵲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明
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
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喫飯兩

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峰頂香風青花發蟠桃三四株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平
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即不無祇
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孟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皋難
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無為軍治父實際際道川禪師昆山狄氏子初為縣之弓

級聞東齋謙首座為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
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為改名道
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汝能豎起脊
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
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謁菴與語鋒投菴稱
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為
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
治父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

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峰
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
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
西覷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
闌干



五燈會元卷十二